

鄞县南台风俗

谢振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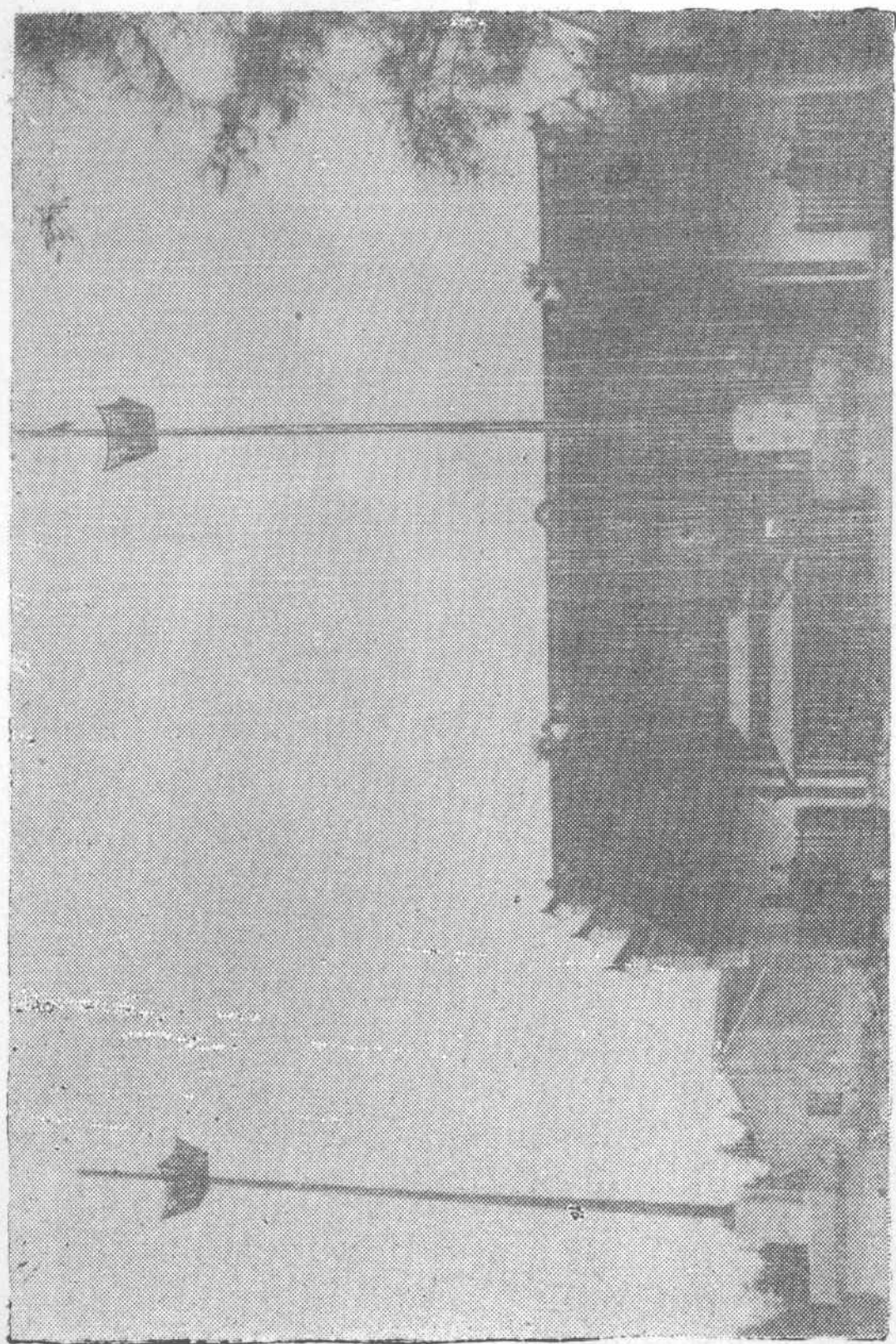
院图书馆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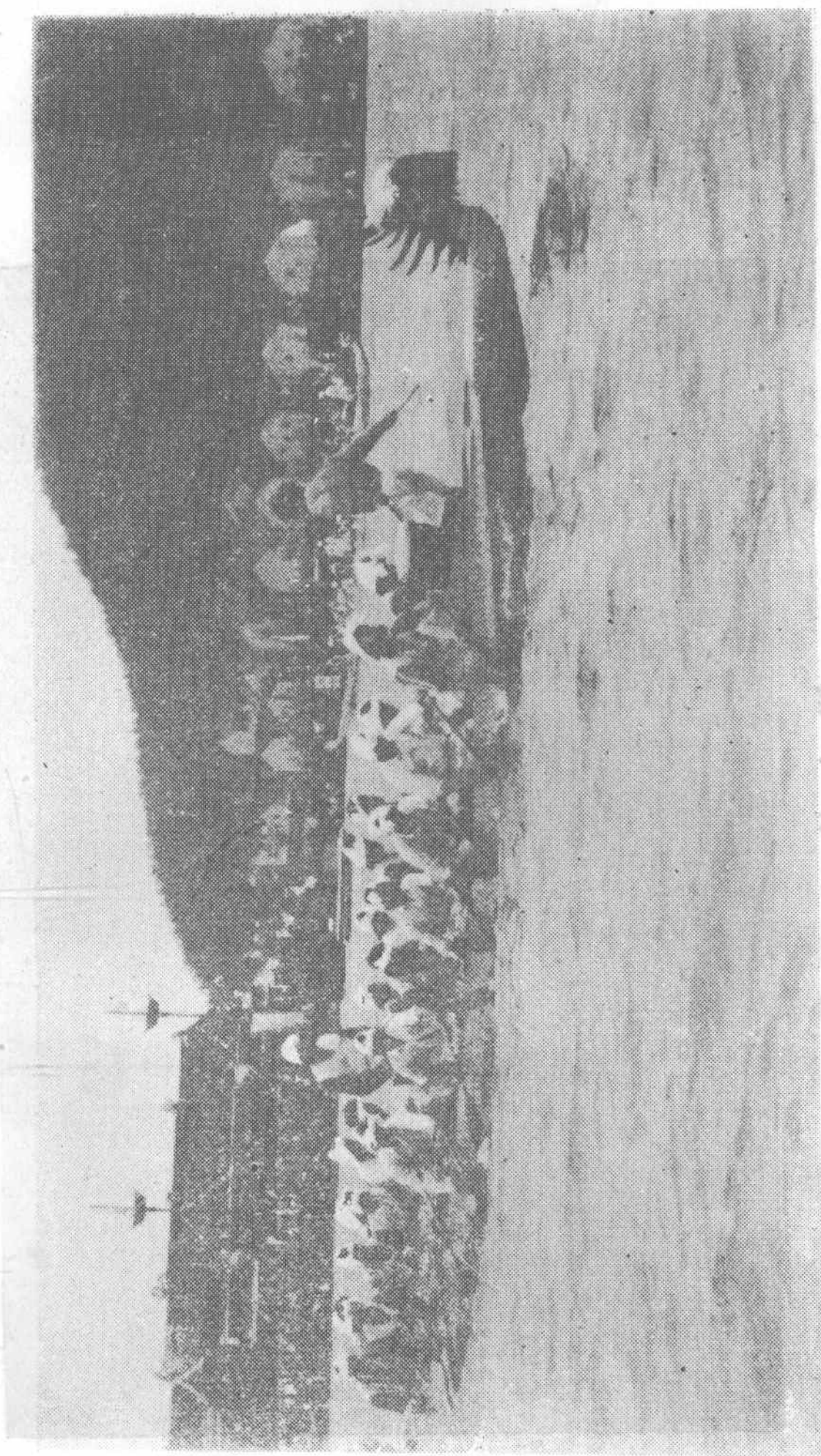
鄧县
夜台風俗
姜彤題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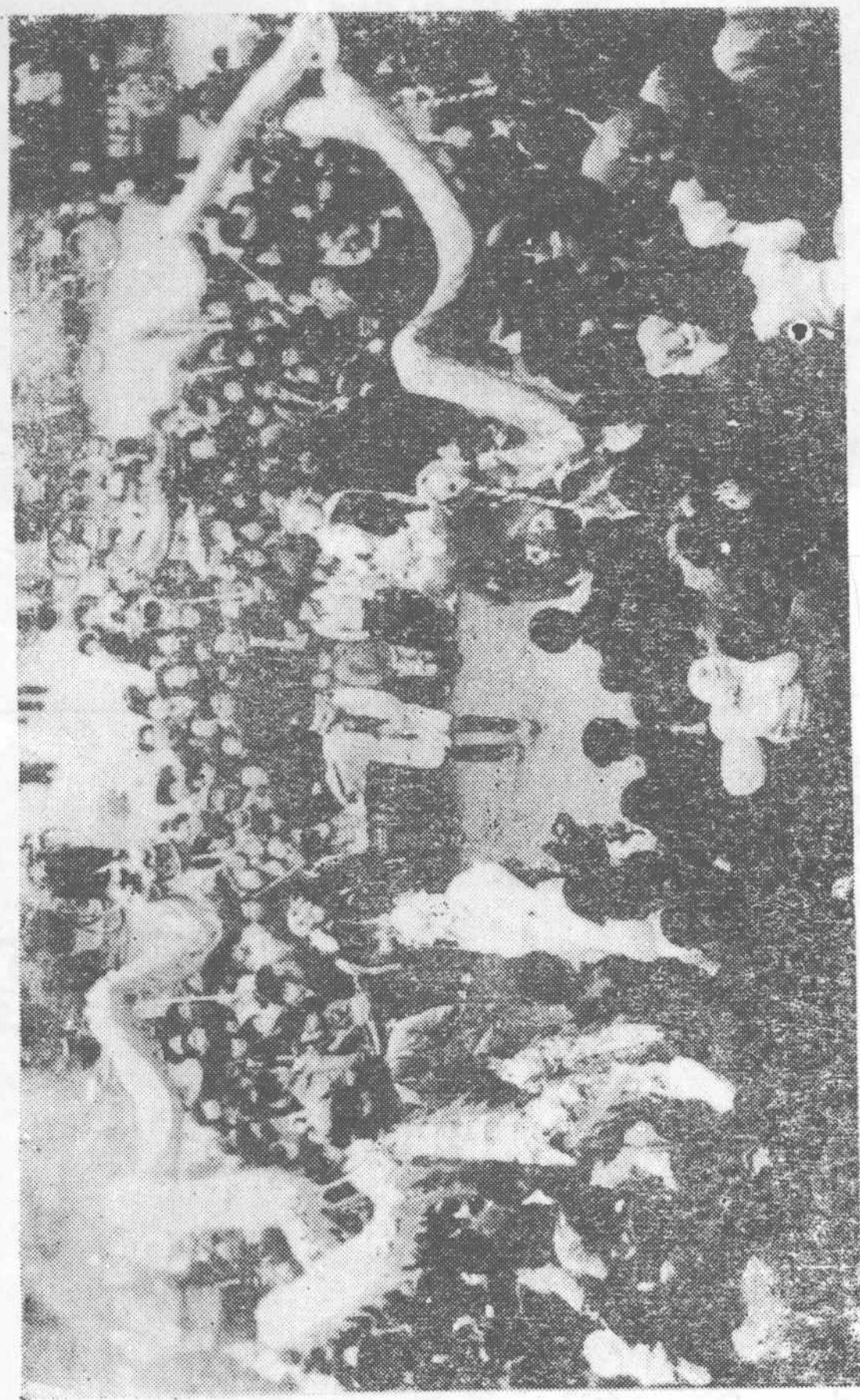
本书从民俗学角度，调查整理实录了鄞县11个典型庙会 and 与庙会有关的史料，并采集了立神、建庙、迎神、赛会以及庙会活动中的抢抬神轿、龙舟竞渡，等故事传说，富有情风民俗情趣。作者以唯物主义史观探讨研究庙会兴衰诸因，是一部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民俗文化珍贵史料。

梁山伯庙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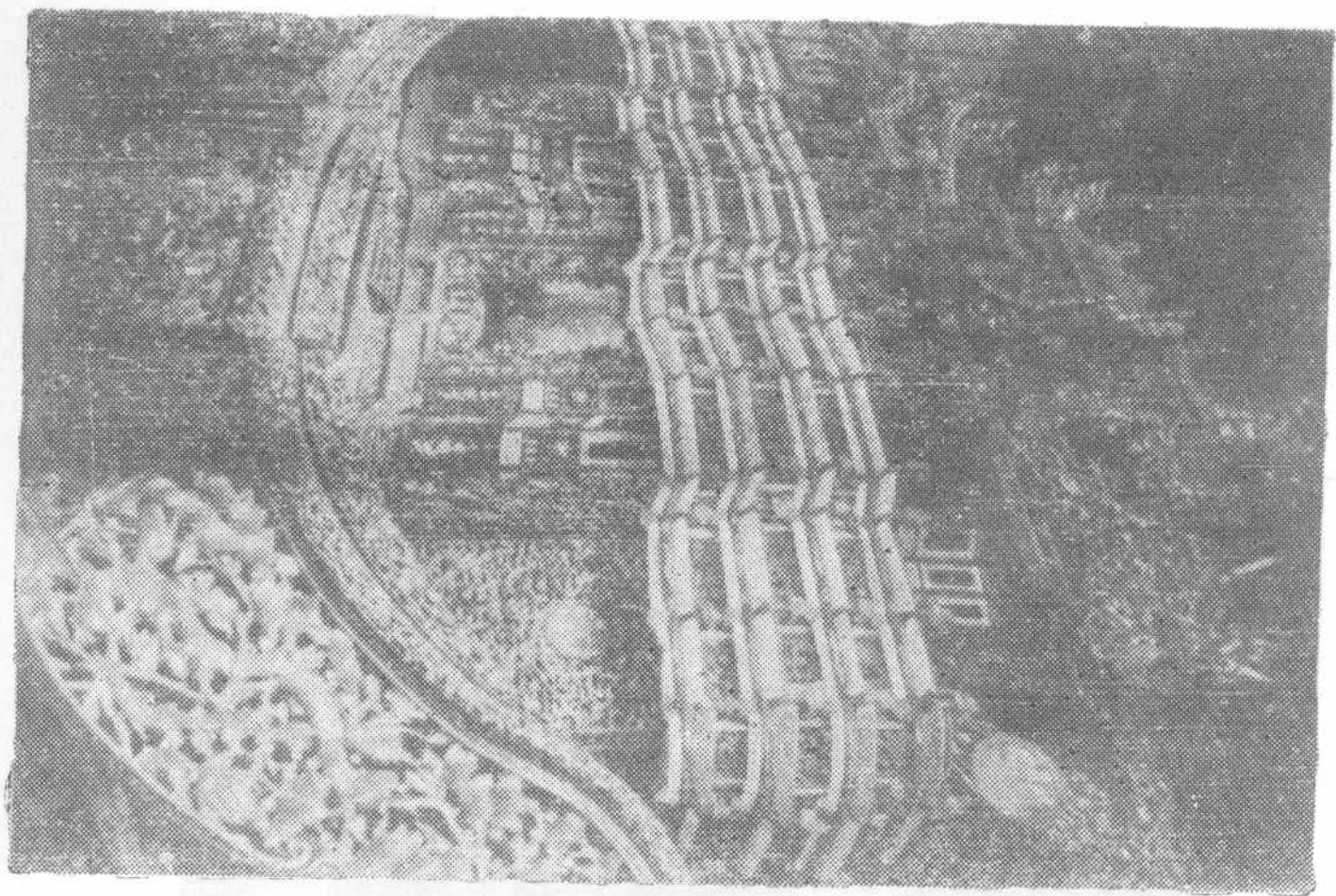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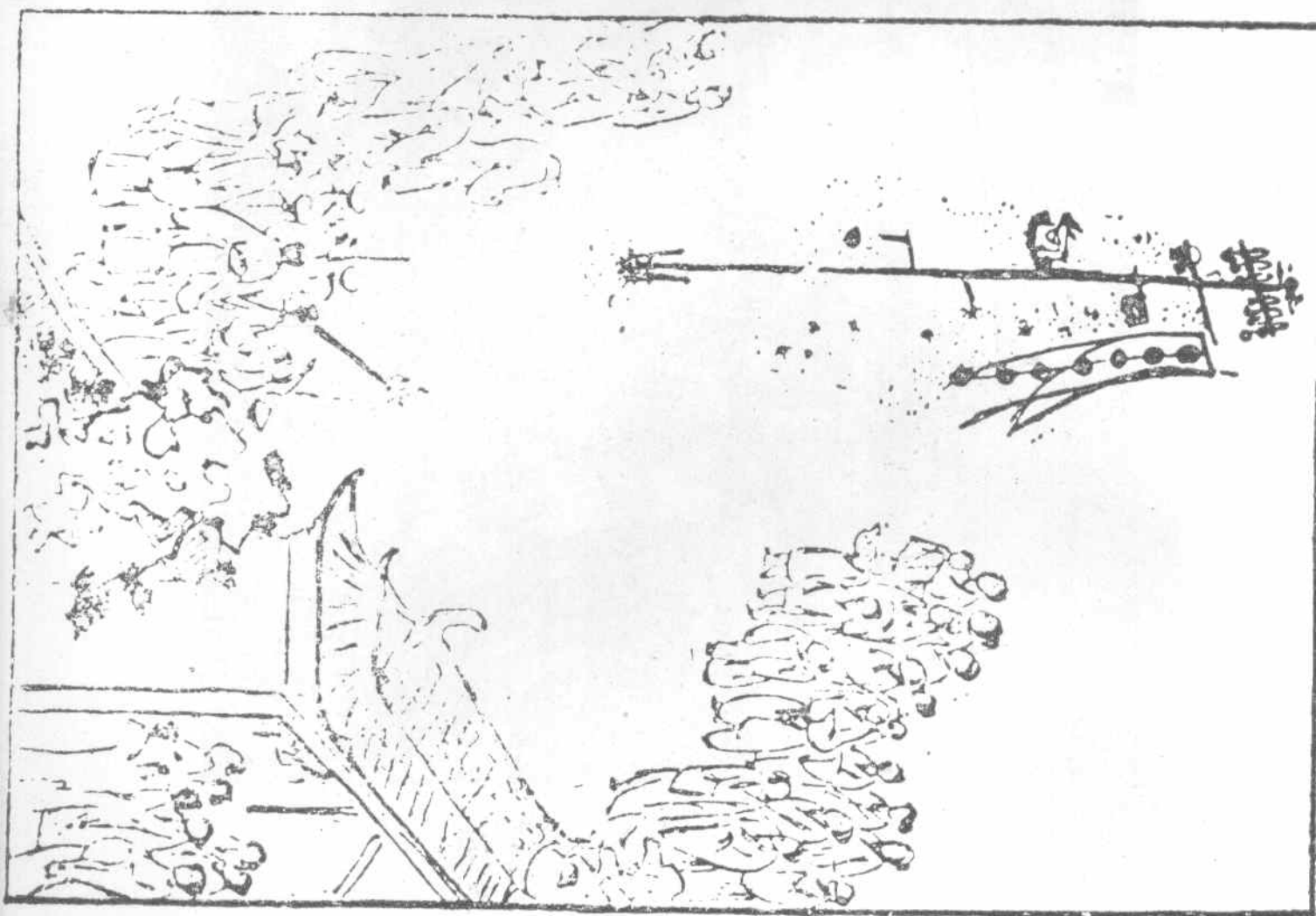
龙舟竞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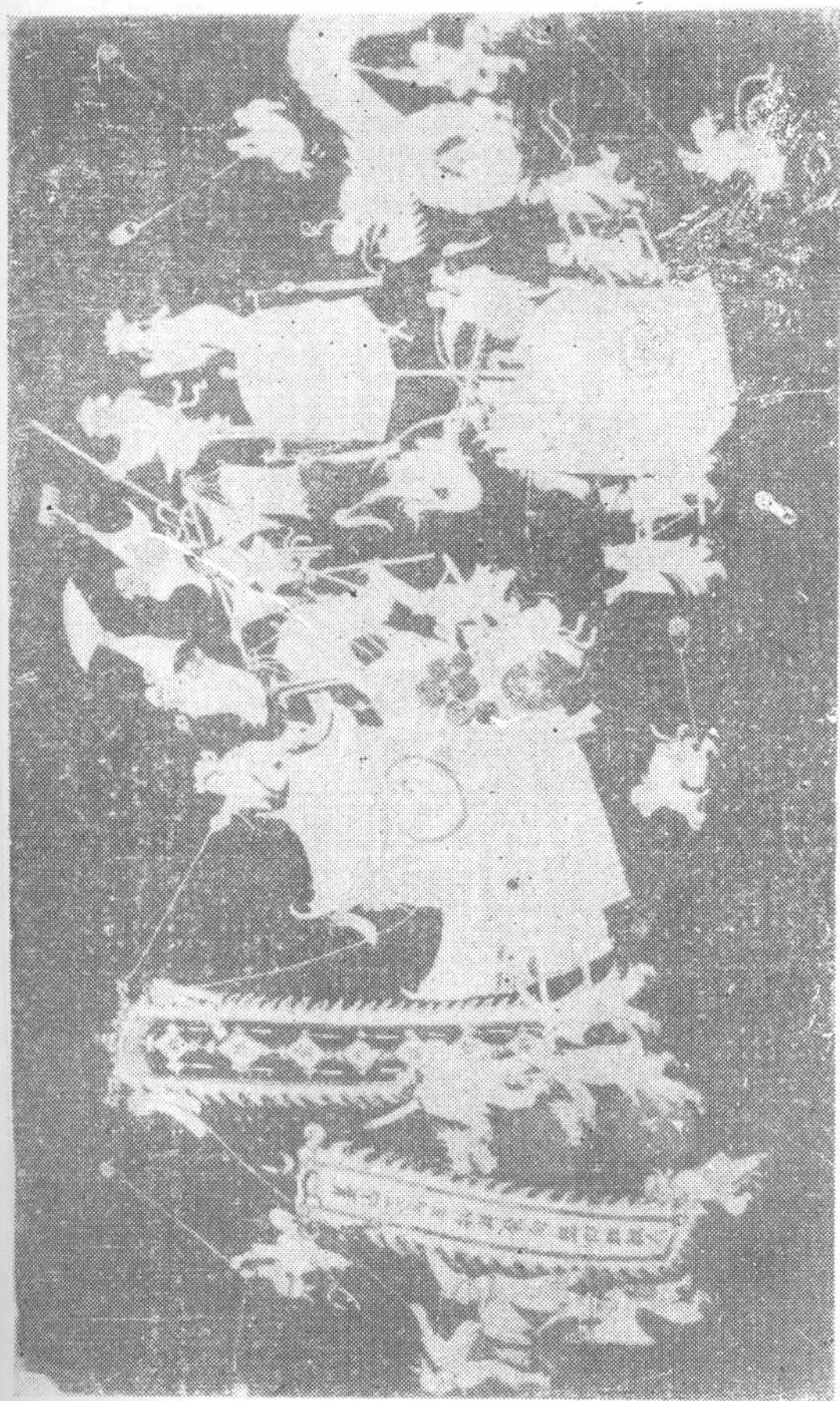
龙灯、马灯



紗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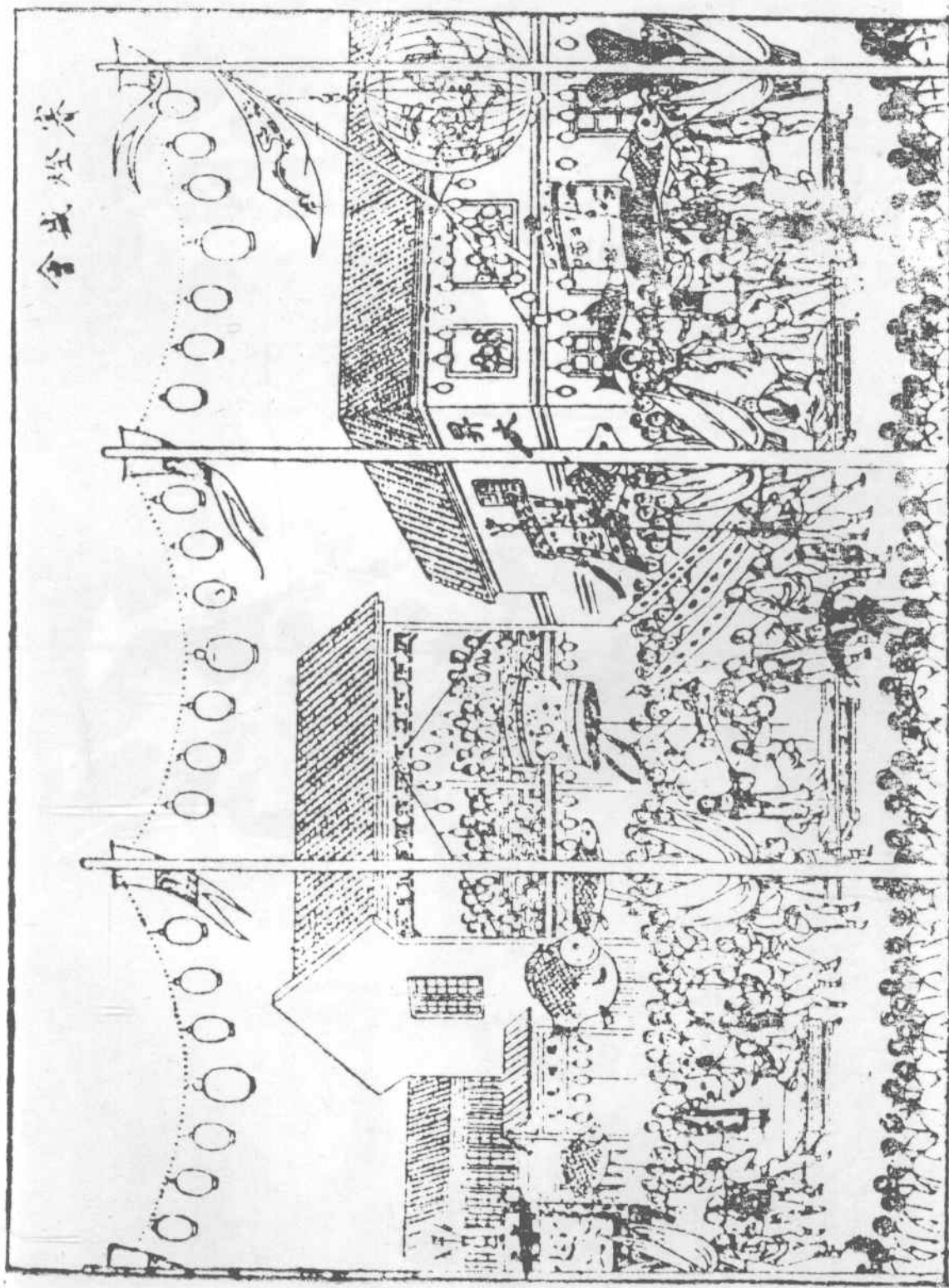


明版放烟火圖



姜山礼拜会图

寒燈成舍



清版灯火会图

序

周静书

鄞县位于浙江东海之滨，紧倚港城宁波市区，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据记载：“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加邑为鄞。”早在秦始皇时代，这里已设立郡县，并素以文化之邦著称，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宋代词人吴文英、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以及明清文化名人王应麟、高则诚、全祖望、万斯同等与鄞县历史深深有缘。漫漫的历史长河，秀丽的山川风貌，勤勉的山乡人民，又赋予了这块古老土地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正如俗话所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而鄞县庙会风俗，则是这万象纷呈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一方土地的民俗风情，往往同它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鄞县庙会风俗也不例外。县境东濒江海，故龙、海皆成神明；传统经济以尚农务本为特色，因而崇拜山川水土心理尤浓；而百业兴盛，商贸繁荣，又使这里的庙会风俗同社会经济活动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此外，春祈

秋报，婚嫁迎娶，逢年过节，生佑死送，纪念名人，亦盛行千姿百态的乡土民俗。据考证，鄞县旧有500多座祀庙，祀奉主神对象200多位，流行庙会至少有几十种。庙宇之多，神偶之众，庙会之盛，可见一斑。而其中高桥庙会、鄞江桥庙会、天童辘会等盛况壮观，遐迩闻名。而且鄞县庙会民俗文化并不是孤立的一支，其中的龙舟竞渡、社坛祭祀更是古老的华夏文化的繁衍，因而她是整个中华民俗文化的有机构成。

我县的民间文艺家谢振岳先生，以花甲之年，不辞辛劳，走村访巷，搜古寻旧，精心考辨。从耆旧处探微索真，于文献中稽古钩玄。矢志不渝，历经数年，今天终于向人们展示了一卷古老而新奇的民俗记录，作者试图打开一扇真切地认识乡土的大门，这是难能可贵的。风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要有效地进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了解和研究当地的民间风俗是必不可少的，况且许多古老而优秀的民间风俗正在崭新的时代里以新的含义新的姿态发扬光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本《鄞县庙会风俗》将会有益于继往开来的人们，从中看到我们的人民千百年来在征服自然和社会活动中，其崇尚心理和风俗习惯发展的轨迹，也可看出这一特定地域环境对生存者的特殊影响，为今天更好地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倡导健康的民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历史的借鉴。

当然，作为比较忠实的庙会风俗记录，它基本保持了历史的客观原貌，因而对书中那些反映当时庙会的封建迷信等消极的东西，开卷者理当批判地去审视，区别良莠，分辨芜菁，以弘扬良风美俗，摒弃恶习陋俗。尽管本书在深究和入理方面尚有不足之处，然其资料之详尽，内容之丰富，不失为民俗文化中的宝贵财富。而作者筌路篮缕致力于民间风俗的调研，成果显然，精神可嘉。

近有幸初读振岳先生将付梓之作，但对民俗学涉猎尚浅，不敢妄评，留待读者评点，学者研讨。因有感于这些，聊且作开卷之言。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

目 录

一、鄞县庙会纵横述·····	(1)
1. 祀庙和庙神·····	(2)
2. 庙会的特征·····	(6)
3. 庙会的兴衰·····	(10)
二、迎神赛会	
1. 鄞西高桥会·····	(17)
2. 鄞江桥庙会·····	(33)
3. 姜山礼拜会·····	(47)
4. 天童太白庙鑼会·····	(51)
5. 宁波四月半庙会·····	(57)
6. 陶公山九月半庙会·····	(61)
7. 杨树桥都神会·····	(72)
8. 前徐寿春岩官庙庙会·····	(78)
9. 黄古林纸会·····	(85)
10. 瞻岐迎龙赛纸会·····	(86)
11. 梁山伯庙坐夜及庙会·····	(100)
三、鄞县社坛祭祀·····	(110)
四、鄞县盂兰盆会·····	(124)
五、鄞县龙舟竞渡·····	(136)
六、鄞县堕民·····	(146)
附记·····	(163)
后记·····	(164)

一、鄞县庙会纵横述

鄞县的传统庙会，是鄞县先人社会生活的活化石。然而经千百年来的历史尘封，人们往往对庙会不知其所以然。其实，神秘的殿堂和炽热的庙会，是民间信仰和崇拜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的展示。民间建庙祀神，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崇拜与迷信相混杂的地域文化现象，其形成即与越族传统的尚鬼神好祭祀的文化背景相关，又与鄞县民间长期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也是神权与族权在人们心理上的投影。其中庙神崇拜又区别于宗教，它远比宗教广泛、入世和深入人心。它渗透于民间的社会心理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翻开鄞县的历史画卷，在这块依山傍水的土地上，黄庵（寺、观）红庙黑祠堂林立于平原、水乡和山岙，一年四季香烟袅袅，祀庙祭祀、迎神、赛会、演戏，此起彼落，为城乡民众的盛大节日，也是旧时的“文化艺术节”。庙会期间，村披新装人换貌，摊贩云集，行会、看会的人山人海，庙里百戏杂呈，庙会的纱船、抬阁竞相争艳，狮灯、龙灯、马灯狂舞，踏高跷、甩彩瓶一路献技，座堂会的神轿似人球滚动，抢抬神轿

的弟子虔诚勇猛，民间的社日活动更为广泛入世。祀神活动风靡千余年，形成了“尚鬼神好祭祀”的风情习俗。

鄞县的传统庙会是其丰富多彩的，曾一度享誉浙东，影响海外。它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文化相辉映，构成鄞县“文物之邦”，是鄞县文化遗产中的两大瑰宝。但它毕竟是个文化现象，通过对祀庙的建造、庙神的奉祀、庙会的兴衰历史原因的探讨，庙会将折射出鄞县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生活、人生等现象，鄞县民众的风俗也跃然眼前。这就是调查、探索庙会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

1. 祀庙和庙神

庙，是奉祀祖宗、神佛和前代贤哲的地方，也有称“神祠”的。

祀庙的建造，是先立庙神而后建庙宇的。议立庙神对象向朝廷奏报封号爵位，封必王、侯，然后按封号、经济状况设计庙宇布局。故鄞县祀庙不论大小，多系宫殿、公堂模式。尤其大的祀庙，建有前、中、后三进殿宇，歇山顶飞檐筒瓦，雕栋画梁，三进殿宇用围墙连接，庙前竖两根方斗旗杆，瓦黑墙红，气势恢宏；庙内神殿，中筑暖阁，阁设帐幔神案，案陈印信、令箭、笔墨、宝剑、堂木，主神端坐正堂，旁列文佐武将，殿

堂森严肃穆。

民国末期，鄞县境内有祀庙517处，从祀庙内涵分析，庙有公庙和宗庙两种。公庙如城隍庙、社坛庙、文庙（孔庙），宗庙有祖庙和境庙。城区府县的公庙则由官府拨银建造，供府县官员议事、祭祀。府县城隍庙负有地域范围内保土佑境之责，为府县祀庙之尊，新官上任必去城隍庙祭祀就职。城乡街坊村庄亦有公庙，如土谷祠、土地庙等，由当地筹款建造和活动。宗庙在居民聚落的地方，一族或数族协商联合共建，同庙奉祀香火。

庙是神权的代表和象征。宗庙的组织从庙社、堡、柱直至房户，比公庙严密，因此也更能显示神权的威力。“以庙为社”，即是一处宗庙建立一个庙社的组织，名为“总柱首会”，设正副总柱首，主持庙社事宜。以祠堂、大房或自然村设堡、柱，柱有柱首、干首，负责柱内事务，贯彻总柱决定，受庙社总柱首会的领导，“凡期会要约必于社”。庙脚有重大事件必须共同负责的，召集各柱首来庙堂议事。因此，庙议成为宗庙神权最高的领导机构。

祀庙的神权与氏族的族权两者结合在一起，并起到辅佐政权的作用，庙社与堡属宗庙机制，柱为宗祠机制，柱下尚有大房、小房、堂前等下属部门，并延伸到户；从庙社基层骨干分析，柱首由族长、大房长（即小族长）兼任，干首推选柱内有经济地位和有办事能力的人充任，正副总柱首

则由庙脚德高望重的乡绅或头领兼任。因此说，庙社完全依赖于宗祠，但借重于神权，以封建宗法思想为基础，这样，庙社的机构才能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庙社的任务不仅举办庙神诞讳期的祭祀和报赛活动，并且有协调处理庙脚下的宗族矛盾或外部侵犯本庙脚利益的重大事件。1919年鄞南十八个庙社总柱首决议，将官府派来的两个缉私盐者处以“沉落地荷花”沉于水底。从中可以看到在当时鄞县农村神权与族权结合后的统治状况。

鄞县民间的崇拜为泛神崇拜。城乡517处主要祀庙，崇拜对象共212个，其中城区87个，乡间125个，属城乡共同崇拜的仅19个。祀立以传说中起死回生而擅长消病祛邪的鲍盖为最多，城乡共65处。其次为唐代平定过“栗穆之乱”的浙东观察使裴肃，共36处。城区崇拜对象多属与行业相关的财神、行业保护神、与城市建设和开拓有功的地方官员，以及道德文章堪为人表的忠臣硕儒。乡间崇拜的对象，多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有功于水利建设的地方官员，以及其它历史人物、壮士、名医、乡贤、孝子、烈女等。两者崇拜对象的异同，反映了鄞县城乡两个经济文化单元，由于不同的经济文化结构，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上也有重大的区别，同时也可以看出鄞县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道德、人生等各方面的关系程度，以及对信仰对象价值判断的地域差异。